

生命的傷痕

遇人

that man

生命的傷痕



新文藝評論

孫俚工編 定價一元

本書有近代文學家評論新文藝的文字三十餘篇，編者自述「文藝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與道爾頓制」「新文藝建設發端」兩篇，都是建設新文藝很有價值的論文，可作研究新文學者的指南。為新學制高中一二年級的良好國文教材。

廣(40)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再版

生命底傷痕 (全一册)

每册定價大洋五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孫 俚 工

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
上海寶山路天百里三三號

發行者 民智書局
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

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
杭州

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
上海河南路中市九十九十一號

發(九〇五)

『生命底傷痕』不幸在人間世存在了，而且這存在恐怕在以後最近的萬年內外還是不容易泯去或是減少罷！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，人生來就是動物，何必假裝了冠冕衣服以蒙混爲萬物之靈！人底一生所謂要找尋幸福的生活，所謂要找尋理想的生活，在生命底傷痕未泯去或減少以先，我恐怕都不過是一些欺人自欺的笑談；更何必假裝了僞君僞仁子義以芻狗一切——總之，生命離不掉生活，但在現在的人們底生活上，無論怎樣却找不出第二種的意義，除了犧牲他人讓『犧牲他人』永遠佔有了人們底生活底全體，生命底傷痕存在人間世是永遠也不能泯滅的了！

『生命底傷痕！』這怯懦無能的我，不能不爲人類底前途憂慮着戰慄着。

一九二六，九，二六。

· 假工記於東京。

生命底傷痕目次

序

生命底傷痕

一個逃兵(八篇)

生命底傷痕(六篇)

歸家

歸家(十二篇)

光明底追求

光明底追求(三幕)

死刑(一幕)

生 命 底 傷 痕



揚俊
揚俊
誰在這個充滿着鐵蒺藜的世界上
種下了這許多生命呢？

誰在這個充滿着鐵蒺藜的世界上

種下了這許多生命呢？

我要詛咒那個「誰」了！

不，我要披斬盡所有的鐵蒺藜

重行在那里栽種些美麗的花草。

於是他沒命地奔向這矮小的山林中來了。

他到了這林中，便在一個樹林茂密而隱僻的地方把提着抗着的東西卸了下來，不管地上是茅草，是荊棘，是骯髒是潔淨，只是一倒，便躺下去了。在他大大地休息了一會兒以後，他底精神便漸漸地回復過來。幽寂的樹林，籠罩着一山蔭影，幾陣山風吹來涼爽清新，他幾乎不忍舍去了。

他勉強站起來，把包袱抗在肩上，準備向他底不可測料的前途走去。他忽然發現他所穿的衣服是軍服，恐怕惹人注目，不如換一套平常的便服比較安當。於是他又把包袱放下，在那提籃裏揀了一身東洋布汗褂穿上。他整理停當，便大踏步地踏出了山林。但當他踏出了山林時，大概是潛意識告訴他，大路上的行人多，將發見他所犯的罪惡，所以他又復行到了山林裏了。

他在那山林裏，往南或是往北，亂攬了許久，終於來到現在這個兩歧的山道上。

一二三 個惡夢

『走那一條道兒好呢？……』

他重覆地自言自語地發着疑問。這時已是午後六點鐘的時光了。夕陽照在遠處高山之頂呈現淡黃色，空中的雲霞呈血紅色，四山綠樹幽深，景色佳美，大概他在他底原籍山東是從未曾感覺到的。只是他這時因為終日奔波，已經心力疲倦極了；饑餓之火，又是熱烈地正在燃燒着；恐怖與苦痛，又一刻緊一刻地壓迫在心頭；沒有心緒來享樂這個風景罷了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在那山坡上，下來了一個挑柴的人，遠遠地向他呼招了一聲：

『喂，夥計，回家去了罷！天已不早了！』

那人叫了一聲便轉向那條山道去了。

當那人叫喊時，吳得勝好似從夢中驚醒的一樣，雖然他並沒有聽懂那人底話，但心只是跳動，手足都打了一個寒戰，好似入了麻木的狀態，又漸漸地回復過來。後來看見那人挑着柴轉向那條山道去了，他底心才放下。

『他大概是挑着柴向家去了。』

一面想着，一面便決定了他底前路。他又很堅定地說：

『我應該走那山坡的小道上走去，我所走的道兒，應該同他底方向相反……對了，應該相反！』
他緩緩地向那山坡走去了。

天色一陣陣黑暗下來，對面已漸漸不能辨認物色。他在那朦朧的夜裏走了許久，沒有找着他所應走的路，他終於躺在一株古樹下的石板上，鼾聲呼呼地睡去了。他在這裏做了三個惡夢。

頓時一隻慘白的手顯現在他底前面。他嚇了一跳，接連退了幾步。

『可怕的手！可怕的手槍！』

但他找不着槍，那手且眼見着膨脹了，活動了，五個手指，一個個射出鮮血來，淋在他底頭上，臉上，而且全身。這時他失了知覺了，連退走也不知道，只覺四周黑漆漆的，全身刺痛，如陷在鐵蒺藜當中。

這是他底第一回惡夢。

不一會兒，他看見一個無頭的女人底身，血淋淋地站在他前面，手裏捏着一隻小孩底腿。

『我底頭在那里？……我底小孩在那里？……』

那女人說着便伸着手向他猛撲過來。一時他從那懸岩上跌下，落在亂石叢裏，他底身子跌得粉

碎了。

這是他底第二回惡夢。

於是他用惡言責罰他自己，用手抓自己底頭髮，撕他自己底顏面，用刀剝出自己底心臟，暴露在
空中……不一刻兒天空都黑了，好似暴雨以前的陰霾，震雷狂風，一時交作，山石迸裂，他覺着他自
底肢體，成了碎片隨着狂風在黑暗裏飛盪着。

這是他底第三回惡夢。

三 『我底祖宗你看到人底分上』

現在他抗着包袱，提着網籃，來到一個山崗上。這上面因無樹木，故可遠望。他從敗退的那天起，到
現在已經有三天沒有吃食了。他在這裏遠望的意想裏，很想找着一個滿足他的饑餓的處所，雖然就
是冒了幾分的危險，他也得跑向那兒去，饑餓能把人底恐怖心遮蓋住呢。

他望了許久，見那西北一帶烟霧沉天，山水景物，一點也不能認識；只有那偏南的一個小林子下

面有一所茅房，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正在等候一個不識之客來訪。

『向那兒去罷！』

他底意思好似有了再生之機了。

『如果在那兒能找到一點兒吃的喝的，就是把我所有的耗去了一分兒，也情願。似現在這樣地疲倦，我要支持不下去了。我不能得到吃的喝的，我怕要餓死在這山道上，不得我底家鄉兒看見了！』

他想到這裏，深深嘆了一口氣，淚珠兒和汗點淌下來在他底面頰間幾乎滲和得辨別不出來了。

『我底家鄉，雖然沒有這多的樹林和山崗，雖然沒有這樣柔和的景色，但到現在想來，也着實是可愛的。有一個六月天，正是這個時候，我和我底媽在外拔小米和菘荳底雜草，我們帶了一個瓦壺，裏面滿盛着燒好的熱水，工作倦了，我和我底媽蹲在一株白楊樹下唱着，多麼有滋味！停了一會，當家的更從家裏送了飯來……』

這時他已差不多來到茅屋前面了。一隻黃瘦的狗，早已汪汪地吠個不住，把他底回想打斷。那茅

房子裏出來了一個衣服襤褸的，老的女人。伊手中拿着一條扁擔，一把柴刀，把門鎖好，正待要到後山去砍柴去了。

伊看見他來，便站定在那屋簷底下，眯着眼睛看住他。他看見伊那個樣子，年紀大約六十歲已來，黃黑色的面顏，點滿了一面枯焦的麻斑，兩個顴骨突出，兩隻眼睛深入，幾乎只現出兩個扁圓的框子；驀然間，他母親底那副形容狀態，完全顯現在他底腦子了。他鼻酸了，心痛了，放下包袱和提籃，便跪在地上，把頭磕得撲通撲通地哀求道：

『我底祖宗，你看到人底分上，救了我這個小命罷！』

那老女人並聽不懂他底話，驚奇得了不得，只是往後退。

他繼續地磕着頭懇求道：

『我底祖宗，你看到人底分上，我餓了，到現在有三天，也沒吃，也沒喝了，救了我這個小命罷，我底祖宗！我再餓下去，我就要完了！你要大洋，銅子兒，或是別的東西，我都有，請你給我一點吃的喝的……請你救了我這個小命，我底祖宗，你看到人底分上……我再餓下去，就要完了……』

他一面說，一面做着手式。

老女人雖然不懂他底話，但意思却懂得五六分，也用了手式回答他說道：

「你這個過路的貴客，我那里有什麼可以拿來把你吃呢？我底兒子，清早上街賣柴去了，還沒有回來……我現在正待要到山裏砍柴去……」

伊說着攜了扁擔和柴刀，一逕朝屋後面山林中跑去了。

四 『我應該救出我自己』

「喂，老吳，你怎麼走不動了？」

「有三天沒吃，而且沒喝……」

「你底乾糧呢？……難道吃完了？」

「乾糧麼？……摔了，早已摔了！」

「你這不知死活的，你把乾糧也……，唉，你底槍——？」

「也摔了！」

「什麼！連槍也摔了！我們底生命之寶！」

「你看，我這包袱兒，我這籃兒，有許多比槍更值價，更寶貝的東西……！」

「更值價，更寶貴的東西，難道我底身上沒有？但是你把槍都摔了，總是一樁很危險的事！」

「危險，到現在我不管了！我只知道我有三天沒吃沒喝……真難過，我覺得我再不能活下去了，要完了，如果我還不吃……喝……！」

「總之，你不該把槍摔了！」

「但是，已經摔了！那個玩藝兒，真不是好耍！我非常感覺到可怕！我很不願意有那個東西了！」

「但是，你摔掉了彼，你將要失掉你底命兒……！」

「活該……！」

「你底神經，有點錯亂了！」

「不！我非常清醒！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敗退時的情景，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在南市鎮集」

合時的情景，火，殺，血肉，哭喊的聲……都清清楚楚地顯現在我底前面，我非常清醒……但是我怕，我不要記起那些……我要竭力忘記那些……但是不能夠！誰能夠呢……愈可怕的事，愈不能忘記……

「唉，我餓了，我底老天……」

「總之，你不該把槍摔了！我有槍，我隨便走到那里，都有得吃！我雖然是迷了路，同你一樣也不要緊！像你這樣，真正危險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喂，你這包袱裏血腥得很！不好聞！我不能再同你談心了！我應該救出我自己！」

「唉，我底老天……」

「但是我有一句話告訴你，我剛才在那山上，已把方向認識明白了。那西北一帶，烟霧沉迷的所在，便是我們所燒的南市鎮，那一個方向，你，我，都不要再走了。我們應該一直往東，如走的快，還可以到省城趕上大隊！我再不能等你了！老吳，你看我底本事……」

那人說着，提了槍，把子彈裝好，走了數步，又回頭望着吳得勝。

『老吳，我應該救出我自己，我走了，前途相會！』

這時空中辟拍地響了一聲，那人便不見了！

五 「唉我完了」

他疲乏極了，一點力也沒有了！饑餓的努力，完全把他征服了！他也不能行走了，除了安靜地躺在這所茅房底前面。這茅房是土牆築成的，後面便是雜樹的林子。山雀不時落在樹上對着他作出種種嘻笑侮弄的樣式，天上的浮雲也正在不斷地幻出許多活潑自由的形狀。這時他底心裏幾乎被煩悶、苦痛、羞恥、悔恨……充滿了。他伸展着他底肢體，想立起來，不行，想坐起來，也不行；

『唉，有誰來可憐我呢？有誰來幫助我呢？在這樣偏僻的地方，有誰呢？唉，我完了！』
於是他號啕大哭了。

在這個當兒，他想起了他在南市鎮的情事；雖然待不想，也只得想；雖然在這個悲哀的盡頭的路上，也只好勉強拿來算做一個得意的慰安。

因爲他那時還有一支槍在手，子彈也算不少，所以他在每進一間店鋪的時候，他總要如連珠似地放着空槍，這實在是一樁比較得意的事。而且當他在那店子裏後進天樓上找着一個中年女人的時候，他更加是有一種軍人底氣派表露出來。

『呀，老總，饒了我底命！』

那女人哭着，跪在樓板上，把手抱着頭，只是接連地拜，這時伊手上一個金錶露出來了。

凡人當着獸性的火在心坎中噴出的時候，便有一種不可遏止氣焰在那里支配他底行動。這種氣焰有排拒一切的力量，在這時是絕對不受人家底懇求的，這時的懇求，並不能使他發生憐恤的同情，只有增加他底惡妬的程度。

『好，我饒你底命！你把那隻帶手錶的手給我！』

他用了刺刀硬挺挺地把那隻手剝下來了，

『畢竟我饒了你底命，我只要一隻手！』

他補足了一句，慘笑了一聲。